

杜甫〈江南逢李龜年〉之 今昔映照

林 淑 貞

岐王宅裡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。
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

全詩四句，簡單明晰，採用今昔映照的技法開展。何謂「今昔映照法」呢？就是時間採用「今」：現在，「昔」：過去作一對照，以呈現時間流動或跳躍的感懷。

採用今昔對照手法的效能何在？往往是詩人刻意以時間流轉來呈現昔盛今衰的感懷，或摹寫歲時倥傯、青春不再的感喟，例如賀知章〈回鄉偶書〉中先寫「昔」之少小離家，再寫「今」之老大歸鄉之感喟；或藉由今昔對照來引發人世代謝之歷史感懷，例如張說〈鄴都引〉先寫「昔」曹操文武事業之盛，再從「今」寫繁華銷歇，貴臣、美人化為塵土及個人感懷。或寫舊情已逝、人事全非的悲愴，例如歐陽脩〈生查子〉先寫「昔」元夜相約黃昏後，再寫「今」人事全非，觸景傷情不能自已的情懷；或抒發亂世中個人感慨與懷抱，例如魏徵〈述懷〉先從「昔」寫向李密獻策未成，再寫「今」請命赴華山以東地區，欲說服李密舊部的抱負及途中見聞。不管如何，所映現出來的，往往是時間流逝的悲感充斥詩中，興發無限歎歎的淒涼感。為什麼今

昔對照法比較容易映現出悲感呢？難道沒有歡樂嗎？因為時間傷逝本就是人世悲情之一，更何況在時間流逝中，人的青春不再，人物的聚散離合總能興發感懷，所以採用「今昔映照法」多出以感傷之悲情。

本詩雖然也採用「今昔映照」法，但是全詩若僅僅只有悲情，有何可觀？仍跳不出傷逝惜今的慘淡格局。如何擷取片段構織永恆的文學意象，才是詩家的當行本色，到底杜甫如何圖構本詩的今昔映照法呢？我們可從幾個角度來體契杜甫今昔對照意象的技法經營。

壹、從敘寫的時間來觀察

首二句寫「昔」，後二句寫「今」，其結構是：

昔 — 岐王宅見
 — 崔九堂聞

今 — 江南風景
 — 落花逢君

昔，藉李龜年出入岐王、崔九宅第，以象徵其貴盛之遊。岐王指睿宗第四皇子李範，睿宗踐祚之後，進封岐王；崔九指崔滌，是中書令崔湜之弟，據《舊唐書·崔仁師傳》稱其多辯智，善諧謔，玄宗用為祕書監，出入禁中，與諸王侍宴，不讓席而座。李龜年能進出二氏堂宅，正寫其貴遊。^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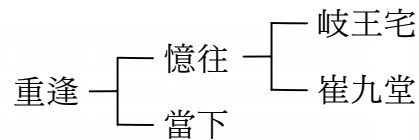
今，寫杜甫今日與李氏重逢，正是江南暮春時節。

無限的時間流逝悲感具現在此四句當中。但是，我們如果從時間發生的先後來看，可以發現時間點的流轉，先有重逢之驚訝，才有回憶之片段，然後再回到眼前之景象，所以時間的流轉方式應是：

重逢 ———> 追憶 ———> 當下場景

由「重逢」帶出江南重逢之驚詫、意外與恍如隔世之感，歷經家國變亂之後，重逢於江南，真有劫後餘生之慨，然而，杜甫並不先寫重逢之景，而是藉追憶中的兩個繁盛榮貴的場景帶出昔日之尊貴，接著才寫當下重逢江南的景致，所以在追憶之前，省略了「重逢」之敘寫，直接切入追憶中的圖像，並且以今昔對照的手法喻示昔盛今衰及虛實相照映的悵惘。雖僅短短四句，卻融入了杜甫個人流落江南之不遇及李氏淪落江南之事實，並且側寫崔九、岐王之敗落，其實也旁寫出家國動盪的景象。這種縮寫法，等於將大時代的縮影寓寄在兩個人重逢的當下，聚焦的片面則是尊榮不再的無限感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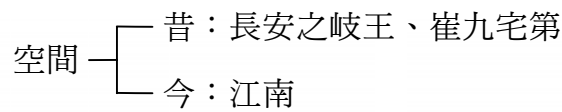
再貼切一點來觀察，事實上全詩的時間點應只有一個，即是當下重逢的片刻，但是，閃過眼前的、靈光一現的，卻是當日貴盛相見的場景重回心頭，其結構如下所示：



時間點是重逢的片刻，只有一閃即逝的追憶片段，卻由岐王宅第與崔九廳堂勾起無限人世滄桑的感嘆，昔盛今衰，不僅是李氏、杜甫本人之百感交集，同時也是崔九、岐王後嗣之感喟，更是國家的敗落、寂寥與無奈的映現。

貳、從全詩的空間視點來觀察

雖然空間場景有變換、跳躍，一寫昔日之長安城中崔九及岐王的堂宅，一寫今日之江南重逢的情境，一北一南照映，但是，其實只有一個景點而已：即是當下江南重逢的景象中落花紛飛，而存記在杜甫影像中的，卻是一見到李氏立即閃過當日在崔九、岐王宅堂之情景，此一追憶，即是虛之空間點，其結構可以約化為：



全詩是在江南落花紛飛之際重會故人，但是，杜甫卻刻意從追憶的場景寫起，以烘托今昔感懷。

參、從虛實的視域來觀察

回憶，對詩歌而言，是一種「虛」，而「現在」則是一種「實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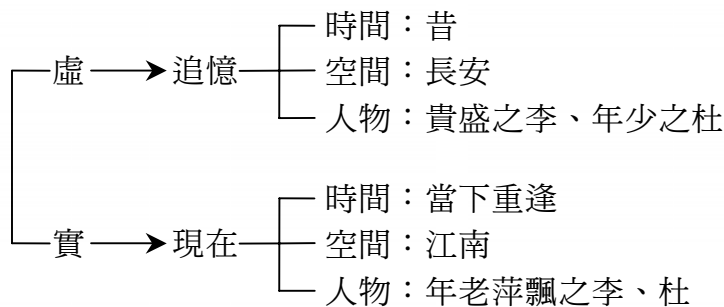
「虛」是「時間」之虛，因往事已成塵，不可追回。

「虛」是「空間」之虛，因場景已逝，不可重建。縱使場景依舊，在時間的消亡中，無限的歎息，亦已非當日之情，當日之境了。

「虛」是「人物」之虛，因為人在時空流逝中，縱使人物依舊，但是早已不復當日之年少，不復當日之心境，所以對於「人」而言，追憶中的人物，不僅已是時光流逝之後的人，更何況幾經動盪之後的人事變化，心情早已非昔。

職是，回憶，即是一種虛，一種與現在照映的虛。

「現在」雖與「追憶」相對而存在，但是，「現在」之「實」是一種流動的「實」，時間空間不會定於一時，不會凝於一個固定點。所以，雖然「昔」虛而「今」實，但是，「今實」仍在時空流轉中即將成為虛，成為過往，成為新的回憶中的虛。這就是時間不斷流逝中無可迴返的銷亡。虛實的結構如下：



肆、從回憶的內容來觀察

回憶的內容可以僅僅是一個場景的片面，可以是一段交談的話語，更可以是某段事情的擷影或是人物的某一姿影，無論是聲、光、影、視之片段，在意識流的運轉下，可以由作者取自任一時空中的片段，或是任一人、事、物的笑貌形影等等。

是故，回憶的擷取，往往是詩人最刻骨銘心的一個片段、光影、聲影、話影等等。由於回憶之片面性與片斷性，往往是回憶者有意採擷的部分，代表作者思緒的流轉及意識流的回憶。我們從本詩回憶的內容來看，杜甫刻意擷取昔日與今日作一對照，過去採擷繁華富貴的場景，包括了聲光姿影之美好，而今日則刻意以大自然的落花與昔日人文圖像作一反襯。追憶是一場繁盛榮貴的景象，而重逢卻是一場落寞的、惆悵的景象，何況以落花作為捕捉的意象，更代表了生生不息的生滅之理——人，永遠無法超越與跳脫自然的生滅之理。

我們透過杜甫巧構的今昔對照，可以感受到昔盛今衰之無奈。

然而，杜甫寫昔日，其實並非真在回憶過往，或存活在過往當中，實際上是藉由與李龜年乍然重逢的當下回思往事，目的在展現昔盛今衰之感。昔日場景的浮現，杜甫刻意擷取最風華最燦艷繁盛的一個畫面，由於畫面是擷取式的，所以這樣的擷取方式，正是要由「今」的時間點流逝其中，讓空間跳躍、反轉，使全詩由今之江南，回思昔之長安城中岐王、崔九殿堂宅第，雖然，江南自然之景美不勝收，而落花二字，象徵春天流逝，無可挽回；個人遭逢寥落，不可救奪，不僅寫李龜年，同時也寫自己，更甚而以象徵國運。

全詩刻意展現由昔到今的時間點流轉，空間點先寫京城再寫江南的跳躍，目的在以昔之宅第貴盛，對映今之江南落花，上二句以人文圖景之貴遊，下二句以自然圖景之寥落，反映出昔盛今衰之感，更何況落花時節，憑添無限感傷。昔之貴盛，今之寥落，既寫李，兼寫己；李氏之飄零流落在江南，而自己亦萍飄江南，家國亦在簡短四句中縮影成落花景象，以落花的意象來寫自己傷逝的青春，飄泊零落的心情，

同時也照見了由盛而衰的貴盛之遊與家國衰敗之象。這就是杜甫技巧高超之處，刻意採落花的意象來象徵一切之衰敗消頹。

綜言之，全詩畫面勾勒今昔對照的二個層次：

時間	空間場景	人物	象徵圖象
昔 回憶的片面斷層	長安：岐王宅 崔九堂	主：岐王、崔九 賓：李龜年、杜甫	人文圖景之繁盛
今 重逢的當下	江南	李龜年、杜甫	自然圖景之花落

由今昔對照的敘寫觀之，空間摹寫由「昔」之長安，到「今」之江南；時間摹寫由「昔」之貴遊，到今之流落；人物則藉由杜甫與李龜年之重逢剎那，引發出個人遭遇及國家敗頹之無奈感嘆，一種落花寥落的意象充塞全詩，哀感頑艷，令人感喟。

透過本詩今昔對照強烈的對比效果中，我們體契了什麼？領會了什麼？有些生命中的感傷是無法消除的，在有限的人生之中，年華之傷逝，個人之飄泊，天涯之淪落，家國由盛而敗之寥落，面對這些感傷時，我們又當如何提撕生命呢？

感傷永遠是感傷，無法平復的傷逝情懷，正如同落花一樣，有開有謝，雖有短暫美麗的花顏，終必歸於塵土，但是，為了燦艷的花顏，我們仍會期待，仍有希望的萌種可以發芽。在開謝起落之中，彷彿又照見了生生之理，人世，不就是一場一場的花落花開嗎？（本文作者現為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）

注釋

- ①岐王、崔九俱卒於開元十四年，時杜甫方十五歲，未有梨園弟子，亦未能參予貴遊而結識李龜年，識李龜年當在天寶十載之後，此乃據黃鶴所云：「開元十四年，公止十五歲，其時未有梨園弟子。公見李龜年，必在天寶十載後，詩云岐王，當指嗣岐王珍。據此，則所

云崔九堂前者，亦當指崔氏舊堂耳，不然，岐王、崔九並卒於開元十四年，安得與龜年同遊耶？」（參仇兆鰲《杜詩詳註》，台北：漢京，1984.3，頁 2061）。由是可知，杜甫所敘寫的「崔九堂前」是崔氏舊堂，非指交接於崔滌，因崔滌卒於開元十四年。而「岐王宅裡」是指杜甫所遇為岐王子嗣李珍，非指岐王李範。